

子儒家之表曰

然予不敢以姻故為佞特
里人者稍加隱括以應厥



三峯之下累累若坊誰非華屋歸茲
何如克讓埋骨猶芳過此石者願
曰惟有真孝友表與教之誠其
女姻婣志狀備之不具述

有心雜言

女子姻婣志狀備之不具述



省心雜言序



夫入德之門莫大乎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至者也是以教雖多術一言以蔽之曰知故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亦以致知為本

寓直敷文閣領天台祠事河內李公知而至之者昔獲見之於夔峽今三十年公日以通顯分符將指曆官中外至八易使節凡可以利民為國有知必為嘗因將漕

帝畿數被

召對竭忠以告

上省費以紓民力行所知不少遜避故於仕已而無喜愠俯仰而无媿怍然以是受知於君亦以是取異於世其表著於時者如是有松楸在巴蜀將歸過九江以省心雜言一編相示皆平

昔銘諸座右者曰每患知之弗至有得於心輒榜之壁以自警
兕革錄而藏之積之久至如此雖然其敢示他人哉姑欲付子
孫以見吾志云爾於戲今而後迺知公之表著于時者之所
自也其多至數十百章旁見雜出從容中道無所不用其極非
明於憂患與故知至而至之者不能如已試之鑿方已儲之寶
聚盡廣其施俾人得而知識誠意正心推之以及於天下國家
是迺竭盡所知報

上化俗之一端而亦公所當任也紹興庚辰八月初吉廬阜老
圃初寬謹序

見性自悟門入者不同十妖以士舉訓兕孫雜言相示敷闡
經子與先聖道不悖惜乎桂林地下先生不親見之丙子春林
下老人鄭望之書

仲尼之學至今光明碩大者曾子傳之於無窮也曾子之學自
一日三省其身為本三審也非數也後世讀之不詳不可不辯
此省心子之意也因閱雜言乃表而出之三十年孟冬旦吳興
沈濬題

此心之用與天地相為無窮而或者梏於區、之形體受役於
物恬不知反以其未之省也提刑敷文平居訓飭其家言雖不
一摠而名之曰省心所以遺子孫者豈不大哉丙戌正月上旬
玉山汪應辰書

敷文以家訓一冊見示名以省心雜言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所
謂省心者防危精微以復其初屏偽進德以臻其至如斯而已
戊子暮春揭陽王大寶書

省心雜言序終

省心雜言

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為政之要曰公與勤成家之道曰儉與清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非聖賢不能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諛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匿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人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諾輕者信必寡信而譽者背必非

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欲不匱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蹙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

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太廟之犧被文綉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衆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

漁獵不同風舟車不並俗飲食嗜好禮義貪殘四夷與中國殊

絕若冰炭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
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
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
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
謂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
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污

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
足取哉

為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
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於自殺也
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
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
容不可以馭下天下有甚於飢食渴飲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
或以為能事衰執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為
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
難耳豈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為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

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反求諸己則知捨孝悌
不足以為人移孝悌為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或可稱
已何能之有

前輩論鑿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
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
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鑿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
反之孽、旦夜自不知為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
乎十失二三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為君子一為小人自取如何
耳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吉凶悔吝自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忍人事者雖安必危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逝於急
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群馬於平陸集多士
於大庭非駿足奇才不可得先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
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
人

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
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執利不可言况可為乎孟子
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安貧賤者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
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為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為捨生取死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教子弟無他術使耳所聞者善言目所見者善行善根於心則

動容周旋無非善譬如胡越交居再世則語音變切則視父兄

長則視朋友雖然善惡有種視先世如何耳

有過容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存義在我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輕公卿君子所以脩天爵而人爵從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人所謂犯者以己所見而陳於君不以犯上為犯也

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

直前詆訐無益於世愚以謂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思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

於民不亦美歟

欲去病則正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齊家則正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固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為臣之道則爵祿安能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盡己之當為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恥為律已之法遊息於是朋友見欵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防之理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畋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反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無狀皆非逸豫安適樂之道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求樂莫大焉知此為君子昧此為小人

恐懼者脩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可以改過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休常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官能効一職行其所當為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如白黑也

古之人脩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人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捨則愚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黼藻太平戲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聖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賢聖或可欺大

哉所謂為君難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為風俗所以繫治亂
非有位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己重者不能立功名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生水有所養則泉源
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
之士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和正辨則至平風不
難化也自上而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通及遠而俗變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
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士大夫若止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
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

有媿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
不足為盜矣

堂下遠於千里况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
所聞所見上體人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之則都俞之間
可以弭禍亂不兵而致太平也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
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臧公

能自愛者未必能成人自欺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
自忍者必害人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弟之事兄不能致
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

家不和無以見君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子忠臣不
容見於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諧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
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
之忠也嘗謂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蓋貴富者奢侈相尚
奉養之外棄廢寶財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
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獲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
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甲冑之士可以
責以禦侮州縣之吏不過委以簿書事重君而變薄俗非大有
力者不可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如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
也

費萬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
廣厦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
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為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
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
及物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用心專者雷霆不聞其響寒暑不知其勞為己重者不知富貴
可以殺身功名可以及後禍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情通而可以誠達

况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凶謙柔早退者德之餘強忍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為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為甚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耶

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一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慮不爭

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勝於己者可師拙於己者可役愛於己者知善而不知惡憎於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強辯者飾非不知過之可改謙恭者無諍知善之可遷

善惡在自為父子不相授堯為父而有丹朱舜為子而有瞽叟堯與賢易舜堯諧以孝難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友動靜默語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為不燃善如就下交友之間要可不擇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朝培暮植猶恐蟻漏之易壞若汎

濫不顧一傾而不可覆也

近世士大夫多為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

當不義聖人猶許諱子、弟不肖而不能令是納於邪而不知
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

綺語皆道雜學亂性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措邪賞善罰惡未有
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亦難矣哉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趨利不知義士之節

予奪者上之柄臣不得專賞罰者上之權其可私以徇人乎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
可奪以私奪公者人弗服

富貴在天取捨在人天者聽在人者斷善良者聽之道謙損
者斷之本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為聖為賢負

鼎干湯與單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而
術異

目主明五色可以盲其明耳主聰五音可以聾其聰非耳目之
罪心不正則視聽狂聰不聰明不明也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死生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
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為哉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
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身愛民者不罔上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為有以有為無者
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君子獨立而持正故助之者鮮小人挾黨以濟私故從之者多
君子周人以道小人周身以術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透其合亦寡其
遇亦難吾孔孟是也

趨捷徑者不問大路喜佞言者不親正人

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慈儉秉陰陽之繆盭者為小
人故凶詐奸邪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智不足
而才有餘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善惡之性不可易如水不能燥火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
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
臨民也安得不宣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事君也安得不

忠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
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我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

大丈夫見善明故重名節於泰山用心剛故輕生死於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慾可以奪
孝富貴可以奪忠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報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
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擇術

不可不標也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况處八達之衢為萬目所視畏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怒無怨和無仇思無辱

為子孫作富貴者計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

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是故

聖人惡要譽君子恥姑息

仁言不如人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於口惠利

近或幾於姑息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

顧其沉溺

晝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人也晝之所為

夜不敢思行險蹈禍以為僥倖其小人之徒與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受知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私心勝者可以戒公為己重者不知利物

不欺不容不隘不強者可與人為徒

礼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

合則非涉世之道是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

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知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

合天理者或不能周人情圖近利者必知其無遠慮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振頽俗

蘇張通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過易進難入王霸之道
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古忠臣義士等何耶豈顏氏
子以退為進竇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踈寧踈於世不可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今古集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

心不正徒足以文過飾非所以在德行言語政事之下求師問

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彩終於科第所謂入孝出

悌汎愛親仁則膏然如冥行豈不違吾宣聖之言乎

人性如水曲直方圓隨所寓善惡邪正隨所習富貴聲色皆就

下不勞習者也若非見善明用心剛強忍力行則決堤壞防不

流蕩者幾希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於貴游索寶玩於

寒士艱執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足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

夫和而莊婦貞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

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飽慕覓者鄙膏梁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

者惡臧否

不欺暗室者肯是自欺於心乎不媿屋漏者肯有媿於人乎不

欺於心無媿於人庶幾可以希君子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

貧賤

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窮不易操違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身之中有小疾痛則匡卜雜進愈而後已殊不知稟宰物命以
快口腹豈不甚於己之疾痛乎戒之哉戒之哉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畏憂
患者檢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
人知之者寡
君子小人不並用如薰蕕不同器用君子則遠小人用小人則
害君子

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
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也哀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能瑞世而
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
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而不可防鬪豺狼
之不若也
善惡之報速則人畏而為善天網雖勿漏恐太疎則流中下之
性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不伏勞老不安逸
明出處者可以保身輕死生者可以守節
梁棟朽者屋傾賢不肖分者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
輕者天下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先足以率人
無常德者不可以作鑿存亡所繫耳庸人假鑿以自誣其初則
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須百出病者甘心
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不能節非藥之過
也厚載而去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華佗滌腸而
愈疾輕以性命託庸夫何如畏致疾之因固養其本以全天年
耶嗚呼哀哉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閑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
知樂可為戒
女相妬於室士相嫉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
嫉妬之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爭

人不可無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
而為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識安
在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白尔之切成灌溉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而况於人乎

蓋棺能定士之賢愚臨事能見人之操守

貪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過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喜與之
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毒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
若天網之勿漏也

父之教子豈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安則為之

以仁為宅以禮為門以義為路居處於是履踐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仁義忠信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辟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莫尊於事君莫嚴於事親莫遠於天地鬼神莫踈於禽獸夷狄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內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身者寡慾保生者避名無慾易無名難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妻子之書可以示用友衽席之言可以白神明俯仰無媿君子之樂也

以巧得者不肯以拙守巧過則失以力進者不肯以謙退力窮則墜

人欲有所為不必謀於人當於人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若我心為可則人亦必以為可或人心有不可為者我豈可為耶

孝悌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擴而行之於己猶發而施之於人豈不美哉放棄而不知求埋藏而不知用是誰之過歟

天下無甚難事若度已而取量才而授事固不濟若責聾者修聲聾者司火非不為是不能也
大匠輪材梁棟榱桷非一律良醫用藥溫涼補瀉不槩用譬猶造屋瓦者不可為盤盂鑿柱礎者不可琢璞玉似是而非非工

之過^用之不審也

出必告反必面昏定晨省問寢視膳是人子之於親無頃刻忘
今士大夫之家子弟幼則視乳哺長則命師友非不愛也及其
一命在身則挈妻携子從事於外以親傍為客寄父欲子之進
而忘其愛子欲自致顯宦而忘其親是父不父子不子豈不為
名教罪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固不足誅賢父兄之過亦多矣
用過其才則敗事享過其分則喪身
量有餘則不隘力有餘則不乏德有餘則不爭色有餘則不妬
用捨在人不在我行藏在我不在人在我者道在人者時
言心聲也心正者言直心諛者言誕心不公者言不中禮心誇
大者言不實實事君如事父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巧尊而畏
之愛而教之尊則不敢欺畏則不敢侮愛則不忍隱敬則不忍

犯

伊呂起耕釣傳說舉版築湯文高宗致治之本也漢高祖得先
聖之心故用蕭何進止臣為將削平禍亂興黼藻太平舉措不
欲飽煖者事農桑興王霸者畜秦晉農桑者衣食之本秦晉者
兵馬之區
卧重冰而厚衲禱耽大慾而儲藥石知所患而不知所畏宴安
之惑也

不深耕易耨難以責天時不正心誠意難以服衆議
有違於親者不足以言孝有欺於君者不足以言忠有慾者無
則有私者無斷眷剛大之氣者不溺於富貴明取捨之義者不
戚於貧賤然後可以斷大事立大節豈小丈夫所能
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慾者

不顧生死

貴賤有分大小有定分在天不能貴量在人不能大君子修己以俟天小人怨天而不度己

愛國者不謀身用人者不私己

君子去取以是非小人毀譽以好惡

君子合以同道小人合以附己

事無大小理在其中當理者必能踐其言而卒於成理不當者

雖詞窮力竭而終於有盡

孝弟忠信立身之大本禮義廉恥行己之先務

竊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

忠言似苦味之則有理捷徑似直行之則皆道忠言難於求之

直道惟可行已藻嘗謂踐履之學見於日用其本在於正心誠

意其効小用之以齊家大用之以治國平天下乃聖賢相授受之心法也

後跋

河內李公太中先生著省心雜言一編以貽訓子孫始終不能離乎孝悌忠信仁義道德之說踐履至到發而為言簡而有法

與大學篇相表裏先生不以藻為愚暇日出所藏以相付授竊

惟子房跪而進履老人夜半授以兵書未免教以殺人雖富貴

可獵取非藻所願學焉是書也實聖賢心法所寓如老子之言

道德聖人將有取焉乃刊而集之以公其傳吁今之學者文有

餘而實不足涸源蹙本能踐其言者鮮矣微此書何以見聖賢

之心也夫門生右奉議郎權通判興元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賜緋魚袋馬藻跋

人有過己必知之己有過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畏憂患者

檢身善哉言乎此省心之要法也李公生於太平之世富貴之
家老於

國家胡馬之餘私室南遷之後故其所自得者如此嘉泰甲子
二月戊午江陵項安世謹書

君子之學必盡其心而後能知其性然心難盡也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畏也哉今

李氏之學省察之功見於日用者如此其殆庶幾乎嘉定壬申
歲重陽節日荆江樂章書

先大父敷文平居自號省心子著省心雜言一編皆歲規訓戒
之辭者尚兒童時尚及見其手藁板行於蜀名公鉅卿書其前
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以其本刊於池陽于新安皆以為大
父之文也嘉定戊辰者尚調官

務枕林
和靖者
謂之省
心於身
明天順
間重刊

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鬻於市以為林和靖之作按和靖處士
隱於西湖以詩名坡谷淮海皆稱道之設使有此書諸公樂善
好賢豈不揄揚而贊美之和靖略无一字自叙亦无為題品
者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云然其可恠也者尚通守邵陽敬
以舊本摹寫銀木以廣其傳可以破流俗之惑使末世鶻冠晏
子春秋之疑尚於是乎可致嘉定壬申仲秋改旦孫奉議郎通
判邵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州事者尚拜手
謹識

宋右中大夫直敷文閣致仕李公墓志銘

歷進在中興之君舉家皆識擢循良而後能勲先祖廟業垂後
昆具著載籍可攷也敬惟

克克太上皇帝當國祚中徽奮繇咸藩開帝里於江表知王業

自得乎丘民始於是憲章前代考察愛民之吏既加表異又從而嗟賞勉厲之何內李公當是時臨川秩滿入覲天陛玉音宣諭云憶疇昔嘗識卿而公奏請康初載臣議事書堂在崇政殿外北閣子蒙

陛下賜之坐臣避席請非時朝見之因

陛下告以金人需質子輒欲請行臣對以虜重兵叩都城柰何以萬金之軀蹈不測

陛下作色曰國家艱棘之際一身何足顧惜臣對以自此虜內侮朝廷遣一介賤隸入賊營必造巡辭避重有微求獨殿下毅然奮不顧身忠孝之節振古未之有也

陛下方擇曰宗社所系臣子當為者時聖訓英烈獨臣聞之實萬世開基之也乞宣付史館

制曰可自後每覲

清光必嘉歎云

朕知卿所至有愛民之譽後奉使浙東還都賜對又

而獎云卿平素愛民計所奉薛良用陳鼎而令必皆然公由是

承眷遇甚恩良用鼎因之進擢嗚呼國家再造與古同符

君臣之際良可咏也公名邦猷士舉字也贈太師韓國公諱永

福贈太師燕國公諱從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累贈太師魏國宣簡公諱浦者公之三世也

從其兄丞相廕補登仕郎官所起也累遷至右中大夫直敷文

閣致仕官所終也監西京中嶽廟衛州士曹河北路宣撫司幹

辦公事都水監主簿主管西京崇福宮永康軍通判權通判衡

州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知眉巴茶合忠撫州湖南西浙轉運

判官陞副使改使江西利州路夔州路提點刑獄提舉台州崇
道觀所歷職也蓋山之役貫收自知渝齊盟首兵旤疑懼丞相
之沮已也力挽公贊其幕中畫雖不克辭迨其榮勳公羞薄之
自列願赴銓曹易秩不許改宣議即此公為河北宣撫司幹辦
公事也丁宣簡公憂御批特起復除直秘閣心悲泣曰秘閣祖
宗以待名儒寒畯先公戒子弟勿冒濫治命懇到其忍弭忘因
具情實牢辭請康改元再起復三省樞密院議事時虜騎襲京
都軍天駟監執事者尚諱之公昌言于朝耿南仲至發怒曰誰
氏子乃敢然此公為都水監主簿也將母魏國夫人避地適番
禺至浯溪蘭若峒丁千餘人環屋鼓噪老幼恐怖欲投縲自盡
公挺身出戶諭以禍福衆大悅遣兵衛送出境由是得入蜀此
公為衡州通判也巴江地接漢中時邊鄙日聳宣撫司下支郡

發粟以餉軍穀價翔踴倍稱不能致一鍾公就漢中旁近郡市
諸軍餘糧輸之民獲安息武興守相交惡妄起大獄吏民繫桡
楊者填塞牢戶欲以蜚楚屈使誣服執法外臺者移鞠於州公
知其寃不顧當要津者喜愠立破械釋之此公知巴州也臨江
有塗甘兩井監充諸邑糴米之直歲入以緡計者幾十萬異時
官吏侵牟入身廉平者猶實筐篚以贈遊士餘厨傳以稱過客
公獨慨然取以代編戶納上供七色錢民戴恩紀刻石於鄧都
觀無幾何魏國中堂民願卜葬于於其上奉蒸嘗以報效此公
知忠州也秦檜妻黨王子湘者居臨川倚勢豪橫誣告富家殺
佃民訊之詆調公窮治寘于理不為末減汪公應辰素以黨部
簡權近嗔其倖桂林往還寄徑於境公加道授館禮之特厚子
湘及提舉常平張常先潛以論秦、舍怒將媒孽毒螫之屬秦

死張竄嶺海乃解此公知撫州也營道民俗多不舉子以避免
丁錢公奏乞內帑給降數萬緡以償其歲額於是風俗一變此
公任湖南轉運判官也浙部虜使歲至將迎紛擾飭船舫華帝
幙燃紙燭盛燕樂清馨凍醪醇醲甘脆之奉窮竭民力公私日
益困弊公奏請省其浮侈之費太學生黃朴誣告溫守王大寶
平陽令方擴罪惡時宰從而擠之上於紙尾大書公姓名俾覈
其實公被旨徑行有密賀公歸必遷班者公哂之至浙東得其
枉狀即奏直之且薦擴之才可備器使輿論浩然歸重而大悟
上宰意改除江西此公任兩浙轉運判官也江西歲運米甚夥
而耗失太半公募商舡直達行在所歲省數十萬斛至今便之
江州德安民虛負錯居他邑田稅屬經略法行賦又加倍其耕
墾者流冗且盡公遂以聞朝廷從其請而蠲減之戶口乃復舊

上宰憾猶未釋奏請投閑置散上薄其過竟誣以謬舉鐫秩一
等此公任江西轉運副使也陳公康伯當軸復公職任大散失
險攝興元帥清調發饋餉所倚輒辦特恩遷中大夫俄謝病而
歸此公提點利路刑獄也渝南當吳、蜀往來孔道冠蓋旁午
喜於夷塗妄生崎嶇風聞者不察謂虜寇大散時公携家弃治
所遁避不知公視事在其後也公聞命怡然登時引道寓居唐
安未幾復授宮祠此公提點夔路刑獄也公欲懸車有年矣既
得祠祿知前誣不辯已明乃告老于朝左丞相虞公諸貴人率
以羊酒賀龐莊敏嘗取

國朝謝事四公為紀賢詩有金石刻在廣安益帥模本以遺公
且屈致公少城與修故事公垂丰而容髮華潤著高屋帽被服
甚野容與俎豆間當杯酒流行名談善謔綽有餘味間作詩章

短長句清便爛雅識者歎其高尚此其休官也公生於元符戊
寅九月二十三日終於乾道庚寅六月二日此其享年也公素
卜北域于臨江母塚之次諸孤以九月十三日窆焉此其葬所
也公孝悌慈祥服用儉約如窶人子以義方訓家招延文場辭
章入樣之士與諸郎君遊故伯仲二子相繼登名此其內行也
公年纔三十八為薦舉官至晚年所汲引者毋慮數百多當代
聞人今往、鼎貴由是士夫服其鑿裁此其所薦士也方丞相
之貴一時賓客萃天下豪俊其間如朱公勝非呂公願浩范公
宗尹万俟公高四丞相折公彥質王公庶賀公允中三執政皆
異時與公雅遊最厚善者此其所擇友也恭人趙氏者公之配
老文老故左承議郎嵩老故左朝散郎高老故右朝奉郎穎老
右承直郎周老故右文林郎晉老右通直郎昇老右儒林郎荀

老右迪公即者公之子也右從政郎范謀右迪功郎黃湘右奉
議郎鄭良嗣左朝散郎龐守右迪功郎蔣方慶者公之婚也撮
公自叙為行實也者龐守也百舍重斲諸銘於昭德龜公武者晉
老也按公遊宦四歷星紀五持使節六分刺史符率以愛民為
務董然有學道君子之風故所居致愛所去見思迹其名聞
世主數蒙褒稱與宣光時循吏無少異大業中興蓋有助也或
謂彼多進補公卿之闕階之封侯作相而公道逢諛口誣詆之
於是仕進連蹇為不同雖然公者艾豐盛以官壽終子婿孫曾
中外數十百人三蜀寓公之家莫之與宗則天之報善固不爽
也漢太史公創循吏傳而不及當代蓋吞之公武須者代匱史
官竊窺國史傳將相公卿之外立儒學文苑隱佚忠義等傳而
獨無循吏者豈亦如遷之意非耶今公治效如此其著故詳書

之庶幾他日緝綴殊聞顯迹為篇如孟堅蔚宗者得之以補史
氏之缺也其銘曰
穹瞻群黎作之君 邦其視民為本根 黃屋南渡龍騰蹇
遴擇厥牧矜元、 倚與李公奉明恩 殒身伏節乘朱轡
所臨恚以遺愛聞 富宁屢錫華袞言 謂宜入踐三公尊
柰何九帟當天闈 蕩之下墜誰引援 脫冠裳挂神武門
華皓劇談倒罍罇 榮緇比之夢紛紜 但餘惠澤留列藩
盛弘慶善章仍昆 印章累累、子若孫 刊予茲銘閱九原
樂石可泐名永存 不誣方將有考論

景初四世祖提刑敷文乃丞相文和公之介弟生長太平中更
憂患稟賦厚而神氣正識見遠而界限明抱負偉而發舒奇經

涉多而酬應定人不知其為貴人行也是以仕

建紹間歷事

三朝陰夷一節疊被

玉音褒寵曰

朕知卿所至有愛民之譽又曰

卿平素愛民一時縉紳歎羨年踰耳順力上掛冠之請人以比
漢二疏優游林下壽踰八袞人皆比洛中諸老晚年畫所見于
坐右凡數十條以訓子孫名曰省心雜言明白洞達沉着痛快
雜之語錄中莫辨刊行已久景初王父通守古郡亦嘗餼梓不
自意萬里流落之餘徃蹇來連、山水郡唐韓昌黎劉賓客我
宋瀛溪周元公南軒張宣公或官游或客寄軌跡猶香膏馥沾
勺士皆希古則是編又宜餼梓昔五峰胡先生論通書之指曰

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
精見其言之澹而不知其味之長雜言以之東坡蘇先生作王
氏三槐堂記嘉其四世孫鞏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景初槐馬
敷文公名與字及出處大槩見諸太史書墓今併刻之省心乃
其道號 文和公名 邦彥擢進士第一寔
政和宰相云景定三年太歲壬戌良月朔旦四世孫朝散郎知
連州軍州事節制屯戍軍馬提舉民兵借紫李昱初拜手謹跋

